

12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11 1936

T 9100.0122



說郭續目錄

目第二

草木子 葉子奇

參龍子 董穀

觀微子 朱袞

海樵子 王崇慶

沆瀣子抄 蔣鑣

郁離子微 劉基

潛溪邃言 宋濂

蘿山雜言

宋濂

何子雜言

何景明

華州卮辭

王禕

青巖叢錄

王禕

廣成子解

蘇軾

空同子

李夢陽

續志林

土禕

草木子

括蒼葉子奇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草木一莖之細一核之微其色香葩葉相傳而生也

經千年而不變其根幹有生死其神之傳物未嘗滅

也

物之氣類萬古不移此主宰所以爲之帝也

草木一核之微而色香臭味花實枝葉無不具於一

仁之中及其再生一一相肖此造物所以顯諸仁而

藏諸用也

鬼者人之影死者生之終

善者萬理之總名也性者萬理之全體也仁者萬理之全德也孔門傳道以仁大學言道以善中庸原道以性誠者理之實元者善之長一者數之始中者物之心極者理之至皆聖賢論道極則也

人心是根於氣耳目口鼻之欲是也道心是原於理仁義禮智之性是也

新故事物爲之今古也得失人事爲之存亡也治亂世運爲之變更也

荀子曰性者惡也爲善者僞也杞柳桮棬之喻也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渾性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之說也達磨云我見佛性云何佛性作用是性生之謂性之說也蘇氏曰善惡皆出于性而非性之所有胡氏曰善不足以言性孟子道性善猶佛氏善哉善哉蓋贊嘆之辭卽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也韓子說性有三品卽性有善有不善之說也後世諸說紛紜縱橫孟子當時已一一加辨可見儒書之不可無孟子

丹經言鼎鑪是安身立命也採藥是收精歛神也火候是操存之意也沐浴是日新之功也抽添是勤怠之節也

佛氏謂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譬如從空而有幻花雖滅空性不壞此東坡言性之本旨也

天地之間至堅惟金石爾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至堅且然而況於人乎故知神仙可以久生而不可以長生

仁人之詘國將亂也小人得位亦國將亂也是以漢之黨錮唐之朋黨宋之奸黨三黨興天下遂至於衰亡矣

窮理須是用心自有悟處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將告之非鬼神告之也乃精氣之極也

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不夢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胡蝶也榮枯黃梁也

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

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
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
有以使之然歟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以儒以
明人佛以明鬼

輪迴舉世皆言之可見佛教入人之深也此理能窮
造化之理者始足語之

飛昇有乎曰此必有術不可得而測也必也至人能
之乎然天上實無着處

十室之邑必有數家居貨財而無數人能文學何天

工輕彼之付而嗇此之施誠以文章學問迺乾坤之
清氣也世人類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德則不務而
文藝是經是何世人之矯枉而過直也蓋文章學問
是智德上事亦德也行處是仁德上事亦德也荆南
高士戴如高曰百家之中不下一二十家有錢粟而
無一二人能文章可以見造物取與之輕重矣香之
多者色減花之盛者實稀天地無全功矣反如伊

參龍子

澉水董穀

人之於世皆在憂患中過日雖富貴之極亦然彼昏
不知反以生爲樂何也此惟無我可免

賢者避世無道則隱此聖人之言處亂世之律令也
然周流列國而無所遇反爲沮溺輩所笑雖曰聖人
急於救世憂樂並行不悖畢竟與律令相反如伊傳
呂望彼來求我故事易成

朝卽今日也元昨日也宋前日也推至羲農之世

參前二
不過一月而已世有久近理無長短時有前後理無
今昔一刻卽是

或問天地有始乎曰無始也天地無始乎曰有始也
未達曰自一元而言有始也自元元而言無始也
識得破天地萬物不見一毫何世態之有識得破天
地萬物莫非已也何人我之有

唐虞迄今四千年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但聞其
名而已更歷四千年則今之五經四書寧有存者乎
大化之中未嘗有聲臭而能久存者也

蜘蛛結網此殺心所形也與始作網罟者同一機事
理無大小

空空之學聖而入神之地也故心空之極雖血肉之
軀可有可無非有神通變幻于其間乃理之本然也
而人之不能焉者心礙其形非形之不能隱也古之
至人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焚者曰惟心耳莊子曰孔
子能之而不爲此非真知孔子者不能言

人皆指命運之吉凶以爲賦稟之偶值而不知本於
一念之仁暴皆其所自致也譬之物價之低昂由于

物品之美惡命自我立我即天也其來也遠矣

文中子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

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愚則曰舉業興而世道微

又豈仲尼之罪哉

小兒周歲後多有見字即愛讀若有所知者此舊習

之猶存也漸長能言則漸忘之故叔子探金環白公

識之無信非偶云

商周之生本于契稷契稷之生出于天帝蓋非高辛

之裔也

觀微子

上虞朱袞

天地以分而殊名也其實一物也故專言之則曰天

而已矣以地之上下四旁皆天也通山澤貫金石何

莫非天

天道一氣推遷而已矣或曰陰陽二物非歟曰烏乎

二不觀行者乎其出有往主動陽因以名其返有復

主靜陰因以名是二之說也其爲行一也烏乎二

中庸之道中和盡之矣修道之功致中和盡之矣中

和二者一中焉盡之矣一中之學心學也心統性情
道該體用

由性情有動靜之名由動靜有闔闢之名由闔闢有
通變之名由通變有德業之名由德業有參贊之名
天以氣機生人人以氣機肖天

有喜怒哀樂中節之情而後見有仁義禮智根心之
性中節存乎養根心存乎生孰生匪靈孰養匪通生
也弗養無物能長

聖人有常生之天衆人有不死之天常生之天全體

不死之天一端仁義禮智不可勝用全體之天也
隱羞惡辭讓是非一端之天也擴而充之可保四海
其詔衆人之爲聖人乎衆人有聖人之望自孟氏之
啓入人夫

人之一身志與氣而已矣天地之氣何嘗弗剛有弗
剛志向之驟耳吾人之志孰不務伸有弗伸氣隨之
靡耳故欲成其剛先直其志欲直其志先集其義欲
集其義先克其慾欲克其慾先察其機根之屈于慾
軻之塞天地其皆始於幾乎

康節謂心者性之郭郭子謂血肉者心之郭郭膚革者血肉之郭郭裳衣者膚革之郭郭棟宇者裳衣之郭郭郡縣者棟宇之郭郭四海者郡縣之郭郭焉有有郭郭而無君以主乎曰性是已匪性弗君郭郭盡空由此觀之人人有君
心不可縱弛亦不可拘迫元精炯炯居吾體中一生靠它主宰運用極宜善養尊之如天敬之如神則精微察而吉凶昭奚事蓍龜

天地非翕聚專一無以化生萬物吾人非蓄養貞固

無以發揮大業要哉靜也寧惟壽乎

不入羅浮高深焉得春秋微妙羅豫章得靜字力氣最多所以動輒教學者靜坐然其訣亦自楊龜山傳來

或問君子憂乎曰不憂然則君子樂乎曰不樂何以其能不憂不樂也曰知還禍者福之還窮者通之還喪者得之還虧者盈之還知是是以不憂福者禍之還迫者窮之還得者喪之還盈者虧之還知是是以不樂然終無憂樂乎曰不憂則樂矣不樂則憂矣

夜氣之生不足以償旦晝之枯觀旦晝則知習矣觀夜氣則知性矣

或問古之害正道者曰異端今則無世曷爲不古也觀微子曰古之害也以異端殊門而異辨今之害也自吾儒同室而罔覺故一人作之衆人疑之有道者起而闢之雖有害焉寡矣父師開之子弟習之有國者舉而用之雖有不害焉亦寡矣曰敢問其所以害曰以似仁義害仁義不愈於以不仁義害仁義乎曰舉業業仁義也奚害焉曰非舉業之害也舉舉業業

者之害也業斯體釋斯舉斯用釋斯口耳身心不相謀是滋亂爾吾求見潔己之楊利物之墨且不可得矧敢闢乎有人於此揭正道之幟烈聲以喻人曰仁如是義如是同室之兵蝟集矣於戲欲爲天下罷同室之兵非聖君賢相酌古崇正則不可若夫豪傑之士其興罔係于時

人之爲不善也恒畏人知而不畏神知人知于其顯神知于其微人以其微也而爲之無所不至至于顯也乃揜之以著其善而不知心術之欺神有甚于白

日之欺人人非之可畏孰與神責之可畏也是故君子之學非致嚴屋漏不足以通神明非天下歸仁不足以表成德

世無道澤皆緣正學不明士習非古厥原在小學之廢乎小學廢而詩禮之習孝弟之範蔑有聞焉庠序以文義入家庭以進取先而士無古人之學矣作室罔基詒謀曷遠又奚以庇世豫哉其惟小學乎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識量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處人所不能處

物惡太過造化且然而況于人乎

纔計較添多少煩惱只計較便有查滓安得瑩然能寡欲省多少勞擾只寡欲便見虛明白是廓如覺得自家過失便是知長處改得前日過失便是仁長處覺後必改改後必不復便是勇長處

舜禹之未受禪也初無得天下之心也其既受禪也初無利天下之心也憂以天下而不以身此所以出于萬物之表而介然無累故曰巍巍

也者德之華也不可僞也夫德僞而言傳者鮮矣是故君子慎言先慎其德

帝王以扶持綱常爲主以奠安生民爲急以講明心學爲要

立天下之命存乎農決天下之疑存乎卜寄天下之死生存乎醫夫三者天下之大端也先王之所不敢後也子夏所謂小道豈真謂是也哉

或問文章以潤身致遠有道乎曰有其道奈何曰寡欲以充氣充氣以完神完神以致用是故氣養而天

下之道得矣天下之道得而文行乎其中矣

人之精力以寡欲而完識見以窮理而博功業以盡性而弘

沸湯以釜其氣勃然是孰使之噫火歇則水寒養生者可以猛而省矣

天之六陽藏於九地人之六陽藏於二腎故雷地曰復精腎曰命門

故君子語不可盡機不可或露語盡則人得以乘其會機露則物得以揆其蘊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曰

括囊無悔

天道晝夜而光明其陽之所爲乎是故晝之日夜之
星未始昧也惟人心亦然晝爾事事夜爾夢夢而謂
其獨昧可哉是故乾之九三不獨終日而又繼之以
夕豈亦合晝夜而一之者邪噫君子之體道至矣

沉灌子

長洲蔣鎮

君子有三愛愛其口故不悔愛其儀故不侮愛其好
惡故怨咎無或在身

楊墨塞而軻好辨老佛演而愈力排功莫繁于斯矣
或曰繁則如堯周公平乎曰未可知也不軻不愈孰堯
孰周

古之學者渴道其次有渴名今之學者渴祿其自名
者渴而入于古

覆醢仁人之爲也分羹不仁人之爲也啜羹仁與不仁之間也仁與不仁之間也者不以家難辭國難不以慈道易忠道也

羊杜之好功名也而功名皆立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二氏實允迪焉

史秦者忍人也臣蒙古者自忍也操臨一刀助跽之施非忍人乎稽聖服王役于禽門非自忍乎秦蒙古之世君子惡乎不閉關

祿仕不及政古之道也君子之祿於政也是國之不

季與

或問秦以法斃漢以法王曰子見王者法乎哉蕭鄣劉鷺雖法則誰非秦餘曰更秦而法法於四百秦餘焉歷年曰鞅法而胤周周實亡秦蕭法而胤秦秦實延漢

務德者自雄故功人于罪而多爲之樾德不足者雄人故罪人于功而日長其鷺心韓彭無類尉李咸休在其君之德也

漢之治猛而括唐之治約而衡漢猶秦唐不隋矣或

問漢霸唐夷曰霸也猶夷也鈞漢夷刑唐夷禮刑及民禮自及也

蕭何收秦圖籍舍刑書可也刑之不舍挾書之不除其賢秦焚也無咫尺

蕭曹漢畫而秦驅其李斯之流蓋乎房魏隋滌而唐薦其魏孝文之裔馨乎不斯法律惡乎師不魏河汾惡乎教

漢武之德驚于苗秦矣張湯血之弘羊髓之苗秦之毒民也猶偏或曰其能奚不亡曰田賦無改民猶愛

其土焉土之不忘則思莫在亂雖欲亡諸焉得而遽諸

或問吳賦實半中邦壤則然與曰其政也以地則吳方褊矣以播則荆揚埤良壤乎政乎昔之人必有任是夫

漢祖惡乎雜霸其霸之不能乎斯間六國平間楚垣文其猶耻諸

夷狄之有君誠哉是言也湯尹一德不在符王乎或曰夷德不終奚其一日奚而能夏又可忌乎不終唯

天終則雜漢德矣

國無小亦無大如葛之德登兩漢焉曹孫雄雄志士
蓋猶厲旃

周宗宋祖之德之祭也惜也周不允宋不初如使周
父而宋子漢高文其役矣

或問晉文公伐原而信信以義夫曰不原不舍隧隧
可義乎曰吾將有其終曰勤諸鄙而伐諸郊終猶隧
也

荀卿之不才也俾斯焚聖或曰斯也實罪相及無

非所乎曰僞堯而性桀者匪卿也與夫斯將性秦而
僞聖者也故焚

性有三品非韓愈之自自仲尼也仲尼言之韓愈氏
信而徵之性于是乎益明孟荀楊氏之偏辭于是乎
遂塞

晉史載記中洲小大諸僭國不亦識乎載記之者
之也微之也微諸以崇帝畧春秋大一統則莫此
爲近焉是以君子貴之

齊桓公之尊周勅勅義哉太師于是乎式增晉文公

姑也先是利也而後以從周雖勤不義仲尼嚴爲譎
正諸也者實然

周公仲尼之弘于文也增文王而功也文王之無邇
文也周公仲尼之無邇增也孟氏曰賢于堯舜意其
然乎

用世不若出世出世不若忘世忘之至矣烏用烏出
烏出烏用至矣

儒以明人佛以明鬼佛曰無生是畏死之說也老曰
不死是貪生之說也

雉善聽狼善視狐善疑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
浣布以灰濯錦以魚洗金以鹽

郁離子曰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
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爲田也不
以牛負輓專力之合車也不以火參服抑其不可以

周公仲尼之聖子文也增文而功也文而之無
文也周公仲尼之無遞增也孟氏曰賢于堯舜其
然乎

用世不若出世出世不若忘世忘之至矣鳥用鳥

哉亦以死焉雖以魚豕金銀盤是畏死之說也老
獸善舞獸善舞獸善舞獸善舞獸善舞獸善舞

郁離子微

青田劉基

郁離子謂從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其數與抑亦以
爲良而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
郁離子曰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
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爲田也不
以羊負輓賈子之治車也不以犬驂服知其不可以
集事恐爲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
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

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言語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之都那豎爲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燠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燠則周於其四體氣脉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於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爲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

三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䟽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脈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絕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損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於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爲身孰爲爪甲孰爲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忤矣

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壞不修且壓乃召工謀

之請粟曰未聞女姑自食役人告飢泣事者弗白而求賄弗與卒不白於是衆工皆慙恚執斧鑿而坐會天大雨霖步廊之柱折兩廡旣圯次及于其堂乃用其人之言出粟具饗餼以集工曰惟所欲而與弗靳工人至視其室不可支則皆辭其一曰向也吾飢請粟而弗得今吾飽矣其二日子之饗餽矣弗可食矣其三日子之室腐矣吾無所用其力矣則相率而逝室遂不葺以圯郁離子曰北郭氏之先以信義得人力致富甲天下至其後世一室不保何其忽也家政不修權歸下隸賄賂公行以失人心非不幸矣

郁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搏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溱搏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搏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者亦

不亡霸世之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可間猶水之冰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搏沙拳則合放則散不求其聚之之道而以責于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郁離子之市見壞宅而哭之慟或曰是猶可葺與郁離子曰有魯般王爾則可也而今亡矣夫誰與謀之吾聞宅壞而棟不橈者可葺今其棟與梁皆朽且折矣舉之則覆不可觸已不如姑仍之則薨桷之未解者猶有所附以待能者苟振而摧之將歸咎于葺者

弗可當也况葺宅必新其材其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所產非空中而液身者無所不用今醫閭之大本竭矣規矩無恒工失其度斧鋸刀鑿不知所裁桂樟枘櫨剪爲櫟薪雖有魯般王爾不能輒施其巧而况於無之乎吾何爲而不悲也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以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德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於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

爲能得群力是故德不可窮而力可困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何足道哉郁離子曰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時天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以加焉雖假而愈於不能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無至誠吾不得而見矣得見假之者亦可矣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于許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蓬折櫓破颿者卽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嘆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與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也

郁離子曰善戰者省敵不善戰者益敵省敵者昌益敵者亡夫欲取人之國則彼國之人皆我敵也故善省敵者不使人我敵湯武之所以無敵者以我之敵敵敵也惟天下至仁爲能以我之敵敵敵是故敵不敵而天下服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

飛者鳥鳶多而鳳凰少豈鳳凰惡而鳥鳶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豎立者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爲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爲惡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戾乎郁離子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于予矣

楚南宮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闕人無

術以知之者惟此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郁離子見披枯倚而履雪者惻然而悲涓然而泣之沾其袖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玷死而莫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悲焉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伊尹乎伊尹古之聖人也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則其心媿耻若撻于市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不能寧無悲乎從者曰若是則夫子誠過矣今夫子羈

旅也伊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爲而悲哉且吾聞之民天之赤子也死生休戚天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爲之求善牧矣今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知牧天弗使牧也夫子雖悲之若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岡有桐兮此澤有荷葉不庇其根兮嗟嗟奈何郁離子歸絕口不談世事

熊螫父謂子離曰今有病渴而刺漆汁飲之可乎曰不可魚于池而患獺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王亦未之思也甚矣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

司馬發司馬發務盡收以爲功見利而不見民民入
不足以爲出老弱餓殍田野荒虛而王未之聞也王
患敵寇之未弭也而用樂和樂和悅士卒以剽掠見
兵而不見民民視之猶虎狼所過妻孥不保而王未
之聞也是何異乎刺漆汁以止渴毒池水以禁獺哉
王如不寤吾恐民非民而國非王國矣

郁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
而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
於法無宥秦以苛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

章焉殺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
天下由是觀之豈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
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
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暴不禁亂不誅
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
矣而又崇之以爵祿華之以寵命假之以大權使無
辜之民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讐而服事焉是誠何
道哉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士裂眦貪夫悍客攘
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

而世主弗寤也悲夫

或問郁離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亂亂極而後願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願定而爲之制然後疆無梗猾無間故令不疚而行井田可復也或問於郁離子曰幣之不行而欲通之有道乎郁離子曰在治本何謂治本曰幣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後無用之物可使之有用今盜起而不討民不知畏信法不行矣有用之物且無用矣而況於幣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於夢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絃見之同氣之相求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於雷電見之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月見之祭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獾見之大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巫祝之理不無吾於吹蠱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於人之脉色

見之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
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稽于耳目而止非知天
人者矣

潛溪邃言

金華宋濂

縣大夫問政宋子曰民病久矣其視之如傷乎曰是
聞命矣願言其它宋子曰勿爲盜乎曰何謂也曰私
民一錢盜也官盜則民愈病矣曰若是其甚乎曰始
有甚焉不稱其任而虛冒旣稟者亦盜也

孔子傳易孟子釋詩加數言而其意炳如辭不費也
辭之費經之離乎漢儒訓經使人緣經以求義優柔
而自得之有見乎爾也近世傳文或累千言學者復

求傳中之傳離經遠矣造端者唐之孔冲遠乎

孟子之後言性善者蘇綽一人耳唐之後言黜周存唐者沈既濟一人耳有識之士不世出也如是夫

古之帝者必有師炎帝師悉諸黃帝師封鉅大填泰山稽顙帝師大彭亮父樛圖帝嚳師赤松子柏招堯師君疇夫五帝大聖人也猶或有師者誠以天下之大未易君也後世乃反此何哉

宋子嘆曰鄼侯萬世之罪人也當始皇焚天下詩書而藏於秦博士者故在也鄼侯乃棄之而取戶部圖塞之圖方與咸陽宮殿一人俱盡悲夫鄼侯固無足責入關將士奚翅數萬而無一人及之豈天欲喪斯文哉千載之下不得見聖人全經果誰之過歟若鄼侯者萬世之罪人也

呂后幾移漢鼎實啓後世女主專制之禍史家雖曰據事直書宜作惠帝紀而附見呂后之事今乃反之司馬遷其無識之人邪古今人表所次管晏左丘明列之第二游夏及魯黜父子列之第三數子之高下

甚不難知也今乃反之班固其無別之人邪
作史者不爲楚義帝立本紀而以項羽當之失爲不
知統不書呂氏滅秦牛氏易晉而復以嬴司馬言之
其失爲不知義作史者亦難乎哉

聲韻出於天自然而不可易故燕代之遲重荆楚之
剽疾其方言有不可一律齊者近世解詩者十五國
風皆以一音叶之何邪是必有其故也

勇之於學者大矣人非勇不立勇也者作聖之階梯
也孔子以勇而聖魯子以勇而賢故魯子曰吾嘗聞

大勇於夫子云欲學孔子曾子者其大勇矣乎

人在天地間猶蟻之在磨歟磨之轉西爲東回南作
北蟻初不知也天地之運也亦然人曷知乎

渾大何可施之中國中國之外舍周髀勾股不可里
差其至精乎曰洛陽天地之中非歟曰非也以中國
論也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渾
然若虛淵然若全渾然若無隅凝然若弗移克然若
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

以極微唯其弗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靈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揆之不見其所
廬一或觸焉續續乎萃也炎炎乎熱也莽莽乎馳弗
息也苟不以畏爲君而欲轡之勒之桷之芟之
涵之是猶教猿學禮也不亦左乎
子不見嬰兒乎日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音聲故
聰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
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
則爲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履濯濯其
機采采其履昧昧甚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繆已
善察機者其以質視經乎
絲絲棼棼乃政之分純純謐謐乃政之壹是故聖人
馴而弗擾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
舒弗逸故民寧弗察故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者有失
則天下受其害

守正莫過于一一故弗貳弗貳則明明則神神則無
不通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貴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鳥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
壓焉或負焉甚可畏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
以懷之刑以威之

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梟鳳相峙梁藜相茂
亦理也君子欲盡絕小人得乎哉

鳥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尚有
不能而況衆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
有所不足

行遇刃者必避食逢鴆者必含懼害已也麗色藏其

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

雞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
者非道哉

以文微名名必隳以貨徇身身必亡隳故無成亡因
有爭唯君子知名不可微身不可徇是謂守素守素
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內修不暇奚事外欲
皦皦兮不緇容容兮不知其所窮如擁鑑如持衡隨
燬惡輕重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言而生殺
遂神兮則榮屈兮則悴亦何容力哉故君子與天合

德

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驚翔乎不縮縮以雉伏乎能純一乎能絕外誘乎能山立而海受乎如是者謂之近道

彼因氣強吾以義剛彼因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強弱之間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悖之是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爾首不亡也指以示之冷然而悟學者之於道亦然

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非人可聖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天下之事或小或大或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異難一矣君子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以術于祿者敗以財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自恃者危以學自眩者禽以行自翹者僞是六疾也去慈則和儉則裕勇則決明則遠容則聚是五懿也去六疾行五懿方有爲於天下

清溪雜言
六
天不之事近小近大近簡近陋近遠近同近異
少壯言四時也少壯言四時也少壯言四時也
世未望人欲入氣運人之道氣運洪渺山川人可運

蘿山雜言

金華宋濂

濂自居青蘿山山深無來者輒日玩天人之理久之
似覺粗有所得作蘿山雜言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冲
然若虛淵然若潛渾然若無隅凝然若弗移充然若
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
以極微唯其弗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靈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其所

廬一或觸焉續續乎萃也炎炎乎熱也莽莽乎馳弗
息也苟不以畏爲君而欲轡之勒之檢之柙之苞之
洎之是猶教猿學禮也不亦左乎

于不見嬰兒乎目不畱采色故明全耳不畱音聲故
聰全舌不畱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
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川則已川
則爲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履濯濯其
機采采其履昧昧甚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繆已

善察機者其以質視經乎

綿絲棼棼乃政之分純純謐謐乃政之一是故聖人
馴而弗擾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
舒弗逸故民寧弗察故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者有失
則天下受其害

守正莫過于一故弗貳弗貳則明明則神神則無
不通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貴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鳥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
壓焉或憤焉甚可畏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

以懷之刑以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梟鳳相峙梁藜相茂
勢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絕小人得乎哉

鳥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尙有
不能而況衆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
有所不足

行遇升者必避食逢蜴者必含懼害已也麗色藏劍
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

鷄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

者非道哉

以文微名名必隳以貨徇身身必亡隳故無成亡因
有爭唯君子知名不可微身不可徇是謂守素守素
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內修不暇奚事外欲
皦皦兮不緇容容兮不知其所窮如擁鑑如持衡隨
美惡輕重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言而生殺
遂伸子則榮屈子則悴亦何容力哉故君子與天合
德

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驚翔

乎不縮縮以雉伏乎能純一乎能絕外誘乎能山立而海受乎如是者謂之近道

彼因氣強吾以義剛彼因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強弱之間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悖之是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爾首不亡也指以示之冷然而悟學者之於道亦然

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可聖人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天下之事或小或大或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異難一矣君子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以術干祿者敗以財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自恃者危以學自眩者禽以行自翹者僞是六疾也慈則和儉則裕則決則遠容則聚是五懿也去六疾行五懿方有爲於天下

六幾許正續式亦欲然天下
慈眼味劍順流而東
以計其所以學自如青禽以計自賦青鸞是六幾也
以計于斯者類以根株案青鵬以楚詞人青翠以武
曠一笑昏下以衣下心辭之了然不具其育繪
天可之事如小短大短謂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異

何子雜言

信陽何景明

北方水之大者惟河故北方之水通曰河南方水之
大者惟江故南方之水通曰江濱海之水皆曰海濱
湖之水皆曰湖
古人奉德則報以珮恩返則報以環恩絕則報以珖
珖珖也環還也珖珖也

鳥棲樹鴻則棲于野獸棲野猿則棲于樹

雉雞類鴈鵝類鳬鴨類雞鵝鴨可得常食雉鴈鳬弗

可得常食也可得者在家弗可得者在野也

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

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木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虛可處滿不可處也小可處大不可處也

龍蛇之伸于霄漢者以其屈也杞柳之屈爲卮匱者以其伸也故君子寧屈以求伸毋伸以致屈

諂似恭吝似儉諂則不恭吝則不諂吝則不儉儉則不吝

雪則霰風則霾陰則蟻霽則虹故霰則知雪霾則知風蟻則知陰虹則知霽

婦人之仁不仁匹夫之勇不勇仁者垂不滅之德施不報之恩勇者見義必爲當幾能斷不切焉耳矣不

王者能治萬民而不能富一夫能安四海而不能安一戶豈其智弗及而力弗逮哉無私故也

刑輔治之具刑不懲則善惡不分是故簡易者制刑之本矜恤者用

者在家則可得者在野也

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

詩唐無賦宋無詩

為虛則時之清則積之木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故

可處滿不可處也小可處大不可處也

不辨之恩與者良善必惡當與與則

赦人之中不中四夫之良不良中亦無不赦之與赦

風熱限快無由限快

雷限雷風限雷無由限雷

華川厄辭

烏傷王禕

千古在前千古在後吾身處其間百年頃刻耳奈何

前承千古後垂千古乎亦曰自致於不朽焉耳矣不

朽之道奈何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王者能富萬民而不能富一夫能安四海而不能安

一戶豈其智弗及而力弗逮哉無私故也

聖人不得已而用刑輔治之具匪刑不懲刑書刑鼎

特以示世之章程是故簡易者制刑之本矜恤者用

華川厄辭

孟子卷之七
刑之情

聖王之制兵用以康不若匡不义而已是故有義兵而無忿兵有應兵而無貪兵

爲天下者必先有天下之才而又有天下之器乃足以成天下之功矣才以施之器以容之施之欲無弊容之欲無遺施之周故其業可大容之廣故其德可久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非一端也莫難
攝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

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
莫難正如偏心故必隨其非而格之格之之道攻之以言難爲從感之以德易爲化故非大人莫之能古之大人伊尹周公是已

毋以智術殺身毋以政術殺人毋以業術殺子孫毋
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天道遠人道邇故君子貴於盡
人道人心昧天心顯故君子斲於合天心人可欺也
天不可欺天可欺也心不可欺

人有三不祥曰盈曰矜曰爭盈則傾矜則陵爭則刑

惟盈故矜惟矜故爭

財者陷身之穽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腸之藥人能
於斯三者致戒焉災禍其或寡矣
利者害之基福者禍之媒乘除倚伏灼如著龜夫惟
明炳幾先乃能洞其幽燭其微世之饕利溺福入而
不出者有不蹈災而襲危

禍患之臻言行之失召之也故君子之謹言慎行也
視其足嘗若別視其舌嘗若結

山高矣鷹鷲猶以爲卑而增巢其上淵深矣鼃鼃猶

以爲淺而穿穴其下然而卒不免罹於畢弋者何也
有身則有害也惟君子藏其器若虛爵祿莫敢爲之
拘體其道若愚功名莫能爲之驅爵祿者災之隅功
名者禍之輿

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用不用命也有其才無其
時雖以孔子之聖周流天下卒不以少遇而獲試焉
有其時無其命故以唐虞之世而有許由非由之不
見用也其受於天者非所當用也

君子平居若無所事也及涉於患難則智愈明氣愈

平志愈增德愈成道愈凝故曰不遇盤根錯節無足以別利器

文本於才才命於氣氣帥於志志立於學學以基之志以成之文不期工而自工矣苟徒驅之以才駕之以氣則才有時而盡氣有時而衰文能久而不躓乎學必有師尊信其師說故易爲道師道廢學者始驚其私說而道術乖矣斷木爲棋剗革爲鞠猶必有師焉況於學道乎

道不可以言傳也契之於身悟之於心道之全在我身者道之符心者道之儲彼以口舌爲者竊道之華棄道之真者也

學在力力則無不至性質之駑駘不與焉騏驥千里跛鱉亦千里

人之欲爲善也由乎一念之烈而已反而求之克而致之盜跖有不可爲堯舜者乎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虫不知苦糞蛆不知臭與生俱化故也人生而性善者也溺於利欲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悲夫

交友之道褻則慢慢則欺嚴則憚憚則離惟敬是持
則情真而愈宜好久而不衰
衆君子之中一小人容焉鮮有不敗其成者蠹蟻仆
柱梁蚊蠅走牛羊小人雖寡爲害蓋甚鉅也故國家
之務去小人也如農夫之除稂莠狼莠雖微不得不
除者也

青巖叢錄

烏傷王緯

緯書漢儒以爲孔子所演七經之緯凡三十六篇易
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
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度
災紀曆樞含神霧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
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緯援神契鉤命訣春秋
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
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

此三十五篇又太平御覽有論語緯摘輔象撰考識
書緯帝驗期禮緯稽命耀春秋緯命曆序孝經緯左
方契威嬉拒及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
與七緯各八十一篇而尚書中候論語識又不與焉
大抵緯書之說以謂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
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識以遺來世其書
出於漢哀平之世蓋夏賀良之徒爲之以爲有經則
有緯故曰緯書其言誕設詭譎不可致詰是時王莽
好符命將以此濟其篡逆而公孫述效之至光武亦

以赤伏白累篤好而推崇焉當世儒者習爲內學賈
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樂大儒如鄭玄
輩專以讖言經而何休之徒又不足言矣然惟桓譚
張衡力非之而不能回也先是孔安國毛公以來皆
相承以爲妖妄亂中庸之典因魯恭王河間獻王所
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而世儒惑於
讖緯反非毀之至魏王肅推引古學王弼杜預從而
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而讖緯之學浸微建宋大明中
始禁讖緯之書及隋末遣使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

涉者悉焚之唐以來其學遂熄矣然考之唐志猶存
九部四十八卷而孔穎達作九經正義往往援引緯
書之說宋歐陽公嘗欲刪而去之以絕僞妄使學者
不爲其所亂惑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迨鶴山
魏氏作九經要義始加黜削而其言絕焉今易緯乾
鑿度猶存

佛氏之學其未入中國也世尊大弟子阿難陀多聞
總持有大智慧結集世尊所說爲修多羅藏而諸尊
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羅集爲四部律謂之毗

尼金剛薩埵於毗盧遮那前親授瑜珈五部謂之秘
密章句無着天親頻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相與造
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毗羅
之法弘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入華嚴
不思議境大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此其大略也
自漢永平二年佛法始入中國厥後離爲異宗曰教
曰禪曰律凡三焉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
至洛陽曇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
律師道宣作疏以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爲南山之

宗薩埵以瑜珈授龍猛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中智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道氣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爲瑜珈之宗唐貞觀三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陀寺因授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基基乃網羅舊說廣製疏論是爲慈恩之宗梁陳之間北齊惠聞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遙禮龍勝爲師開空假中三觀止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顗其說乃大備顗授灌頂頂授智威智滅次惠威惠威授玄朗玄朗授

湛然是爲天台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國結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峰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是爲賢首之宗瑜珈久亡南山亦僅存其行於今者唯慈恩天台賢首而天台爲尤盛此則世之所謂教也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乃弘教外別傳之旨謂不立文字可以見性而成佛達摩傳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大鑒禪師慧能而其法始盛能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闢奧

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爲懷海傳希運
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三玄門以策厲學徒
是爲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爲潞山大圓禪師靈佑佑
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和歟妙玄機不可湊
泊是爲潞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宗之其傳
爲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義存傳雲門
匡真大師又偃偃之語言如青天震雷聞者掩耳是
爲雲門之宗玄沙師備實偃之同門友其傳爲桂琛
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而

迥然獨立不涉凡情是爲法眼之宗遷之旁出爲藥
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傳曇晟
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大師本寂
而復大振是爲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
勾驪仰山二傳至芭蕉徹石晉開運中亦亡弗繼雲
門曹洞雖僅存然不絕如綫惟臨濟一宗大用大機
震蕩無際久盛於今此則世之所謂禪也律學均以
南山爲宗真悟智圓律師允堪著會正記等文實出
六十家釋義之外是爲會正之宗至大智律師元照

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乃與會正之說不能
有同是爲資持之宗二宗今雖並存而學者多遵
資持之教此則世之所謂律也大抵佛之爲道本無
二門自去聖旣邈源遠而流益分於是師異指殊各
建戶庭互相矛盾禪則譏教爲滯於名相教則譏禪
爲溺於空寂若律之爲用雖禪教所共持而取舍各
不同至於爲教禪之學者又各立異以取勝一彼一
此不相出入自教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
教賢首則又爲五教自禪宗言之慧能與神秀同受
法於弘忍能則爲頓宗秀則爲漸宗道一神會同出
於能道一則密契心印神會則復於知解其不同如
此至若天台教宗之一也而四明知禮孤山智圓性
善性惡之說如冰炭之不相投臨濟禪宗之一也而
或以棒或以喝至橫川拱則復以聲偈其示人之要
如柄鑿之不相合支派乖錯論說紛紜殆不得而悉
數也

老子之道本於清靜無爲以無爲爲體以無爲而無
不爲爲用道德經五千餘言其要旨不越是矣先漢

以來文帝之爲君曹參之爲臣常用其道以爲治而民以寧一則其道固可措之國家天下者也自其學一變而爲神仙方技之術再變而爲米巫祭酒之教乃遂流爲異端矣然而神仙方技之術又有二焉曰鍊養也曰服食也此二者今全真之教是已米巫祭酒之教亦有一焉曰符籙也曰科教也此二者今正一之教是已鍊養之事黃帝之書雖頗及之而皆後人依倣而託之者及赤松子魏伯陽者出實始爲之宗至於盧生李少君樂大之徒則又變鍊養爲服食

其爲術愈偏矣符籙之事黃老之書所未嘗道張道陵寇謙之等實創爲其法及杜光庭與林靈素輩則又變符籙爲經典科教其爲事益陋矣然嘗論之鍊養之說歐陽子嘗刪正黃庭經朱子嘗改注參同契二公大儒皆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用以養生全年固未爲得罪於明教科教之說鄙陋不經庸黃冠資是爲逐食之具爲世患蠹亦未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說本邪僻繆妄而凡惑之者鮮不罹禍樂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流以此殺身柳泌趙歸真之

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僂張角孫恩呂用之輩遂
以此敗人天下國家而不顧矣今也鍊養服食其術
具傳而全真之教兼而用之全真之名昉於金世有
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近時又有真又
道教有七祖康禪之教其說又自相乖異至於符籙
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
天師宗師分掌南北教事而江南龍虎閣皂茅山三
宗符籙又各不同先儒有云道家之說雜而多端其
信然矣又謂其書皆昉於漢桓帝之時今其經典以
爲天師永壽年間受於老君是也世傳太平經最古
且多今不復存然其所言興國廣嗣之說殆不過房
中鄙褻之談若大洞等經大率六朝以來文士之所
造雖文采可觀而往往淺陋無甚高論朱子謂佛學
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執是
說以求之道家之本末可論矣

堪輿家之說原於古陰陽家者流古人建都邑立家
室固未有不擇地者而擇地以葬其術則本於晉郭
璞所著葬書二十篇多後人增以謬妄之說蔡元定

言者錄
嘗去其十二而存其八後世言地理之術者此其祖
矣自近世大儒考亭朱子以及蔡民莫不尊信其術
以謂奪神功回天命致力於人力之所不及莫此爲
驗是固有不可廢者矣後世之爲其術者分爲二宗
一曰宗廟之法始於閩中其源甚遠至宋王伋乃大
行其爲說主於星卦陽山陽向陰山陰向不相乖錯
純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尅之理其學浙間傳之而今
用之者甚鮮一曰江西之法肇於贛人楊筠松曾文
迪及賴大有謝子逸輩尤精其學其爲說主於形勢

原其所起卽其所止以定位向專指龍穴沙水之相
配而它拘忌在所不論其學盛行於今大江以南無
不遵之者二宗之說雖不能相同然皆本於郭氏者
也業其說者參其異而會其同斯得之矣

醫家之書自內經以下藏于有司者一百七十九家
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而後出雜著者不與
焉內經謂爲黃帝之書雖先秦之士依倣而託之其
言質奧而義弘深實醫家之宗古殆猶吾儒之六經
乎秦越人八十一難經繼作蓋舉黃帝岐伯之要旨

而推明之亞於內經者也漢張仲景本內經難經之旨著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其論六氣之所傷最爲詳備晉王叔和纂岐伯華佗等書爲脉經敘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條陳十二經洎三焦五臟六腑之病尤爲精密二氏之書誠千古不刊之典也厥後巢元方著病源候論王冰撰天元玉策要皆有所祖述然元方言風寒二濕而不著濕熱之說冰推五運六氣之變而患在滯而不通此其失也至唐孫思邈出以絕人之識篤濟物之仁其列千金方

翼所以發前言啓後學有功於醫道深矣當時王燾有外臺秘要所言方證符證灼灸甚詳然謂針能殺生人而不能起死人則一偏之論也及宋錢乙龐安時許叔微迭興麗則囿於準繩尺寸之中許則務在出奇而應變其術皆本於仲景惟錢深造仲景之闢與建爲五藏之方各隨所宜用謂肝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爲真水則有補而無瀉可謂啓內經之秘惜其遺書散亡出於閭孝忠之所集者非乙之本真也若大觀間陳師文裴元宗輩所製二百九十七方

則欲以一定之方而應無窮之病識者固知其昧於變通之道矣金氏之有中原也張潔古劉守真張子和李明之四人者作醫道於是乎中興潔古以古方新病不能相值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不傳其學則明之深得之明之推內外三陽尤先於治脾土其爲法專於補其所著脾胃論誠根本之言也子和以吐汗下三法風寒暑濕火燥六門爲醫之關鍵其劑多峻厲其爲法主於攻守真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機氣宜十九條者爲病原式曲盡精微其治法則與子和相出入者也張氏一再傳其後無聞李氏弟子多在中州獨劉氏傳之荆山浮圖師師至江南傳之宋中人羅知悌而南方之醫皆宗之爰及近時天下之言醫者非劉李之學弗道也劉李之法雖攻補不同會而通之隨證而用之不存其存乎

同會百歲之壽而民人不死其年
之壽也
宋中人羅喉
冬并中
午味卧出

廣成子解

宋 蘇軾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
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
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
官陰陽以遂群生爲之奈何

道固有是也然自是爲之則殆不成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
殘也

得道者不問問道者未得也得道者無物無我未
得者固將先我而後物夫苟得道則我有餘而物
自足豈固先之耶今乃捨已而問物惡其不情也
故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
也言其情在於欲已長生而外託於養民人遂群
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民人遂
群生者豈非道之餘乎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
月之光益以荒矣

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行雨施而山川不以爲勞
者以其不得已而後雨非雨之也春夏發生秋冬
黃落而草木不以爲病者以其不得已而後落非
落之也今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雖天
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故荒亡之符先見於
日月以一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
而倭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真人之語倭人猶穀之與稗也所種者穀雖瘠土
情農不生稗也所種者稗雖美田疾耕不生穀也

今欲學道而問已不情佞僞之種道何從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

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

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

久

棄世獨居則先物後已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如

此

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

廣成子至此始以道語黃帝乎曰否人如黃帝而

不足以語道則天下無足語者矣吾觀廣成子之

拒黃帝也其語至道已悉矣是以閒居三月而復

往見則蹙然爲之變其受道豈始於此乎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窈窈冥冥者其狀如登高望遠察千里之毫末如

臨深俯幽玩萬仞之藏寶也昏昏默默者其狀如

枯木死灰無可生可然之道也曰道止此乎曰此

窈冥昏默之狀而致道之方也如指以爲道則夫

窈冥昏默者可得謂之道乎人能棄世獨居體窈

冥昏默之狀以入於精極之淵未有不得道者也
學道者患其散且僞也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
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真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
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
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
自此以上皆真實語廣成子提耳畫一以教人者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思
也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則無慾也三

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內不慎外不閉二
者不去而形神離矣或曰廣成子之於道若是數
數歟曰穀之不爲稗在種時一粒耳何數數之有
然力耕敏耜不可廢也

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
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窈冥昏默長生之本長生之本旣立則必有堅凝
之者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鍊變化堅氣
而凝物者也蓋必有方矣然皆必致其極不極不

化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廣成子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思無爲無
慾去長生之害人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於
此矣天地有官自爲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爲我蓄
之爲之在我成之在彼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言長生可必也物豈有穉而不壯者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

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

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
而人皆以爲極

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
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而處
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耳

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

皇者其精也王者其粗也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

生者明死者幽幽者不知明明者不知幽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

蓋將有示化去世形解八土之意也歟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之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榮趙挾三人以見老子老子訶之則矍然自失人我皆喪夫挾人以往固非也人我皆喪亦非也故學道者能盡死其人而獨存其我者寡矣

可言可取可去者皆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取不可去者是真我也近是則智遠是則愚得是則得道矣故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古今語異吾不知緝之所謂也以文意求之其猶曰明也歟

按山經廣成子治太易屯蒙二卦運行日月蓋古之真人黃帝師也

之員入黃帝朝也

對山靈觀知于印太長中藥二桂戰許日日益古

辭曰則也燠

也今龍異吾不映辭之詞語也以此意求之其

辭是即其甚矣如人其盡而外謂合者此之謂

不可知不可去者其真非也少是即謂其甚矣

何言不可知不可去者皆人也非非也不可知不可言

空同子

北郡李夢陽

化理上篇

或問電雷空同子曰吁胡叩淵于淺人雖然竊聞之

矣是陰陽搏擊之爲也曰有鬼神形者何也曰氣動

之也氣散則散凡神怪隨氣之妖祥亦有人物形者

皆變也星之妖爲攙搶天狗彗孛等亦氣之生散唐

一行北斗化七豕是也

正德二年正月一日日食既空同子曰予蓋親睹焉

月體不滿規日大而月小乎凡月食既則輪盡黑無餘欠乃益知月體小於日

天與水違行訟天一生水天水一耳違行訟者訟詞兩而事一也
五行木金水火四氣不內邪邪入則壞惟土內汙汙變則化化則神是故貫四時而獨功也在人脾爲土游溢精液輸灌肺腎肝心不然百物食之腥羶臭味穢雜于胃中何以發神明而行變化莊子神化爲腐臭腐復爲神化蓋言土也

用先土生先水天一生水資始之道也故人命門在腎

極黑之夜久坐亦明陰中之陽歟猶水之中明歟負勁氣者有非威之威是故松檟不棲蟬熊豹之皮不上璣

天道以理言故曰虧盈而益謙地道以勢言故曰變盈而流謙鬼神以功用言故曰害盈而福謙人道以情言故曰惡盈而好謙盈謙以分限言耳非謂消長升沉也而俗儒不知類以日月草木等當之悲哉月

有虧而無益草木有榮而無虧若以凋落爲虧則謙者不凋不落邪
天地間惟聲色人安能不溺之聲色者五行精華之氣以之爲神者也凡物有竅則聲無色則敝超乎此而不離乎此謂之不溺
德者必福天人相與之際若求焉者無心之心也求福不回人際天也介爾遐福天際人也壽考不忘言壽考之求德如念念在之也禍福之幾捷於影響察之乎察之乎

十月無陽故曰陽月非無陽也陽生而未成也消長之道盡於上則生於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董仲舒雨雹對謂十月真無陽又謂月內一日無陽何哉

易獨言象象者懸一以會萬者也又一一者象之所由始也一以會萬故得象而忘言萬以會一故得意而忘象它經言一理則止一理言一事則止一事雨一也春則生秋則枯風一也春則展秋則落雪一也冬六出則益春五出則損水一也鶩鴨則宜鷄濡

則傷土一也夏至則重夫一物且爾况殊哉

或問人性上人何也空同子曰陰陽必爭也二氣旋轉坎北以負勝爲寒暑是故晴和之日少而風曠之時多斯陰陽之爭也人秉其氣得不上人哉

或問化權空同子曰陰陽代更必爭而主之者行如春主生卽惡風淒霜無損於拆萌如冬主藏非無晴和之辰而黃落愈增故曰化權權者謂主之也有官之義焉官之者權也能推移輕重之也

東方蒼龍七宿中曰火心星也心昏中則夏木生火

也人心屬火故名火爲心詩七月流火是也斯皆自然之數也火秋則流而下以火不生金故不復中於西而二十八宿西者虎北者龜蛇東者龍南者鶉皆自然此象非人假借之也

北之象二陰二也空同子曰予往在玉虛觀見其像設問道士此何神答曰皆星也慮人不敬畏故假名像耳如王靈官卽心星故焰而火輪北者至陰之地陽之根窟故日照三面如人之背至陰不自見至靜而動者出焉非此則無根無根則其用窮也人五臟

系在背背有神舍故膏肓病則無醫膏肓者根也
夏易首連山天下不止不動動根止商易首歸藏天
下無陰無陽陽根陰周易首乾天下非陽不統故後
天尊陽

化理下篇

夏則伏者傳其所尅也秋冬春不伏者子承母也伏
則蒸濕者土氣也助金生之也木生火故日東出日
不照北以水也夏至日照三面亦不北月西生者金
生水也月不北者從日也又借日而光者也又陰不
獨成者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謂不相妨耳桃榮而梨枯麥秀
而穀槁則妨矣百步之內茂草各遂一不遂則妨矣
虎肥而鹿瘠馬健而牛羊羸則妨矣

斗七故天之數多準七十二宿皆七也左氏天以
七紀是也日月五行璣政亦七易曰七日來復極永
之晝時七則回夜亦如之詩曰終日七襄是也僧家
竊其意義是故數亡人用七
人皆曰中國天地東南隅耳又曰萬物齊乎巽故中

國文物聲教獨懿然燕之土盧盧龍塞是也盧黑也
江之南石之色皆赤中國之四方不見乎又星曆驗
之側景臺郭守敬量天尺亦樹嵩洛間則中國不有
中乎佛者竊其意乃曰天地有幾洲中國者南瞻部
也

或問海市李子曰此處偶有此怪異氣耳夫陰陽五
行氣化不齊濱海之邦海錯萬殊廣之珠澳之石北
之煙南之鯨淮之蠃吳之蛤能盡究所來耶事有不
必辯者以其非急也有不能辯者以其非理也不必

辯如海市鳥鼠同穴象膽四時在四脛之類是也不
能辯如甦立人啼人死託生之類是也人不能自見
其腦與背病之來也忽而痛忽而止忽而寒忽而熱
自不能知之而好奇者每每辯其非急求之理之外
乎

夏之初月高其圓也低冬之初月低其圓也高進退
之義也

人之五臟各其喜生腎虛者嗜鹹肝虛者嗜酸凡食
脾胃喜之則味佳不喜則咽之不下亦自喜生之道

歟口脾之屬歟

濟之性勁源于晉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支穿太行爲百泉爲衛水一支爲濟源出山東爲七十二泉大抵天地勁氣在山西人之性勁天下其鐵亦如之所謂并州剪刀者也漢之性曲其流十里九灣郢沔之間潞爲澤藪皆漢之漾也語曰勁莫如濟曲莫如漢五行火無體在物則藏燃物則用用盡則息五藏心爲火炯然中伏遇動則發不動則已

十支在時五日一周在日兩月一周在月五年一周

在歲六十年一周朱子謂六十節者此也十二支子鼠丑牛等初謂取象耳然木人見漆則瘍猶見寅人則銜其兒走徙其窠昨問劉南宮劉曰是真有之也不但取象朱子論乾馬坤牛震龍巽雞坎豕離雉艮狗兌羊曰此取象亦自有來歷非假譬之由是觀之十二支象真有之邪

項氏曰六子始氣也末形也中精也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空同子曰雷電光墮地則石氣非不形也山澤通氣形非不氣也水火非氣何來氣非不

精也形氣精一而三三而一者也朱子本義主操著
乎

陰陽貫錢四時一緡錢亂而成緡已矣向背上下難
仍也四時成歲已矣明晦雨暘難仍也

離爲科上槁木盛火藏於內助其盛木槁火燃其外
灰其槁人水火濟而生者也生則神棲目離爲目也
未絕則死以槁而焚也人槁則神先去目

空同子省穡坐其塲麥將颺候風焉田老曰風之來
視雲雲之方無風也已而四方雲風來子詰之田老
曰風卽來無定方斯謂斷續之風也不信令颺焉麥
果四落子曰嗟斯可以心觀矣夫風無不入者也雲
猶格之况心乎况心乎

後天之易退乾西北長子用事退坤西南長女代母
然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傳稱觀志易戒無成又家有
主母則悍奴奪氣如漢高不廢呂雉者斯何也空同
子曰用事者六主之者二是故六氣代謝而乾坤常
行也故曰役乎坤戰乎乾

秋之雲濶而薄故其雨微夏之雲獨而湧故其雨注

化氣亦專而後壯者勢然也轟雷徧四海凍澍盡八
埏天地能之乎故言仁智者必曰勇勇者專壯之義
也風行水上渙天下之至文也渙者文隨之而生者
也亦天下之至變也天地之道一耳齊生而槩歛則
其功不普物之生歛有先後而無棄遺者變化之漸
也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化極而不生不歛則萌
者始枯實者始槁斯傾者覆之也非變化之罪也
小人多君子少何也陽一陰二也陽生於陰也小人
必壞者邪也福善禍淫之道也陽生於陰者男自女
生其證也

元氣正行已矣成歲功已矣非無邪惡妖穢之氣任
之矣任之者俟其盡自滅也彼卽溷溷無損於歲功
斯天地之大也堯舜之治亦其大焉矣非戶戶人人
者論也

時甲子五日一周周六而成月月甲子兩月一周周
六而成歲歲甲子六十歲一周周六而爲三百六十
俛蟲三百六十而人長之毛蟲三百六十而麟長之
羽蟲三百六十而鳳長之介蟲三百六十而龜長之

鱗蟲三百六十而龍長之皆六之則也木水用陽六
甲六壬火用陰六丁而土金不用
或問舜入井以孔出空同子曰既入井顧安所得孔
哉卽有孔象獨不之知邪曰若是舜胡由出曰神爲
之也漢高大風破圍光武六月之冰宋康王泥馬渡
河古來真天子怪異多矣况舜哉此等不可知亦不
可窮

物理篇三

道理一橫一直爾十字是也數盡十理亦盡之矣王

字真草篆隸不變挺三才而獨立者也變之非工也

人食蔬谷不害食果蓏害木尅土也木味酸水生火

故食果蓏多則酢而內熱

木實曰果
草實曰蓏

雀乳雛四月四五月五六月六夫曆者聖人節天者

也鳥知四時已矣知月乎哉

麥種之秋而焦于夏火尅金也麥穗直而芒有兵象

焉穀種之春而焦于秋金尅木也穀穗垂而毛有木

象焉

環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然寒蟬螢北京有之

矣地之異邪冷使之邪江之南不產荆棘山不產櫟
柔之義邪孔林不產荆棘仁邪

空同子之廬有蝠焉多而穢令撲焉撲者無始而有
終問焉曰始撲之逐焉逐逐擾擾其獲也少終立廬
之中俟焉至則撲之故其獲多甚哉一之應萬也

宋人不言理外之事故其失拘而泥玄鳥生商武敏
肇姬尹之空桑陳搏之肉搏斯於理能推哉空同子
曰形化後有氣化焉野屋之鼠醯甕之雞其類已

桃杏仁以核內含生生故曰殼孟子曰仁人心也又

曰仁者人也以生生言之也

髮血之餘血陰也髮黑者水之色也曰者反從牙氣
也凡物極則反

松栢蒼然梧竹疎秀茶梅冷淡荆棘針樗櫟臃腫芝
菌靈異茶蘼穠弱鹿蔥海棠艷並育而同生氣之變
化然也文固難以拘論也故文必曰如此如此者皆
拘之類也

雙生以後爲兄者昧化理者也凡產必前動謂之圓
轉無碍則首始下首下則生矣卽以受氣先後疑則

回轉時先氣者先出矣斯造化至妙之幾所以全母子者也予亦雙生子先生者體大差長亦獨先甦橄欖爲楫撥魚則浮亦磁石引針琥珀起草之類歟骨鯁以玉簪花根汁滴之則化

席其化理其篋一橫一直者二儀也一顯一伏者陰陽也一箴顯伏者陰陽一道也箴必錯三而成文者三才也織之必自中起者極也形必方者四方也制器尚象孰不由之而人知之乎

北之士厚故其人信南之水廣故其人智土厚故其鼻隆水廣故其口闊鼻隆故北人不相鼻口闊故南人不相口信而偏故其性慇智而流故其性巧水克火然火水旣濟木生火然火焚木何也天下有一氣之害二性之交也

鷗翁忘機則鷗狎百里奚忘祿則牛肥祿亦機心乎禽鳥先氣者也凡噪聚處則旺而興空同子曰弘治初予蓋侍朝焉每鐘鼓鳴則烏鴉以萬數集於龍樓予退而問諸長老曰此百鳥來朝也然久矣朝朝帝帝如此後正德間不復見此矣嘗聞獻皇帝

之國也舟泊龍江關烏鴉以萬數集江柳向王舟
鳴噪亦今中興之應歟今人家喜鵲憂鴟亦氣之
先歟寧陵符生舊稱老鴉符家言環莊樹皆鴉每鳴
噪妨人語今多事來鴉亦不之來

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
是也惟君子而後知樂空同子曰聲言直音言曲樂
言律直者單而粗者也音者方而文者也律者比而
諧者也如鴝鴝呼鷄落落呼猪咄咄呼馬驢苗呼貓
鷓呼雀呼之則應者知聲也人人能謠如今里巷之

詞曲不學而能之疾徐高下皆板眼所謂知音也及
問其出某呂某律孰宮孰商則不知也故曰惟君子
而後知樂解者未達乃以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
彈琴六馬仰秣爲禽獸知音夫作樂而獸舞鳳儀斯
感通之妙非聲音之末也昔有鼓琴於池上者調及
蕤賓而蕤賓鐵躍之出亦謂知音邪

天道虧盈而益謙繪事其証乎凡繪不及則是過之
則非知繪人分寸亦人若六七尺則非人以人長五
尺也物皆然又如繪朴野幽寂之形則雅如草村茅

廬疎松片石疲驢破帽則雅若繪樓間金碧凡富貴
事則俗矣吁天之盈虛不顯哉不顯哉
鳥之性南向鴉鵲晨南昏北蝠昏南晨北南出而北
還也鴈之南也鶴鸛亦南卽鶴鸛鷦鷯鶻梧同黃雀之
微亦南不問遠近但見其南耳
生性難移如草木之蔓之直故人剛柔之偏變之爲
剛善柔善有之矣若欲剛爲柔柔爲剛能之乎
天之生物主於用龍用大故雲馬用地故健虎用山
故風牛主耕故柔馬主行故不寐豕主食故一乳十
七八推之物皆然而仙釋之徒乃欲棄人倫絕羣類
高飛遠翥哉如生才亦主用大受小受卽有湮淪者
鮮焉用之時義大矣哉

王生善聽聲聞丁公馬蹄聲曰旬月必拜相又聞其
蹄聲曰必出而西行皆驗以是觀之小人名位素定
矣易謂小人道長不以是乎又以知宋宰相乘馬金
達官肩輿行謂馬卑也唐宋拜相則築沙堤或以便

於馬

箋云唐天子尚乘馬况宰相
哉如肅宗與玄宗控馬是也

禹貢山川多與今不合何也空同子曰自河之入淮

也彼滎澤孟諸芒碭諸陂今皆耕牧地耳流謙變盈
滄海而桑田古今能合哉

車陸象鳥舟水象魚蓋不能不圓席不能不方智者
行其所無事已矣私意鑿之哉

空同子圍爐而觀銅瓶之水熱極則響轉微乃喟然
而歎曰嗟至寶不耀至聲無聞天之道哉天之道哉
凡欲人知者非足者也凡人不知而悶者欲人知者
也

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天下之毛多矣繁令必曰
牛毛者何也空同子曰牛之毛於人獨無用用之無
益也然則繁令者不可鑒哉

味生色故染絳必以酸義生味故吟詩必用色嘉靖
六年四月舞陽之野麟生於牛其夜火光又其聲雷
又見其角而鱗以爲妖擊之口吐火鼃頃又蘇瘞之
土又自起聲轉雷擊碎首乃死見者謂麟也野人懼
扛之省城然誠麟也古謂麟一角然此則雙肉角麟
馬蹄此則蹄牛古謂鶴胎生今鶴卵生豈傳者誤邪
抑形有變邪此似麟非麟者邪古又謂牛馬交則生

麟此牛馬交者邪龍與馬交則生千里馬汗則腹下

嘗疑大學絜矩又疑平天下不言準而言矩今乃知
方圓平直一道矩盡之也矩爲方削其角則圓矩爲
平直其尾則平尾不直不平也陣法五變亦方變圓
或問方能圓圓不能方何也李子曰楊根陰也
鋸之齒太平直則入木不行必有齟齬俗謂之齟斯
濟變之譬也泛駕之馬不羈之才用之易效

聖人貴智亦貴藏以智者善藏也鰕魚性痴見人則
樹其鬣謂人懼已也又其性畏寒西方有鳥曰半翅
者亦痴見人飛不過三五尺可以杖擊之得也鰕魚
入網輒伏者惜鱗也孔雀愛其尾潛則露尾錦雞愛
其毛羽白照水因而有溺死者皆不智不藏者也
乾爲駁馬駁鉅牙食虎豹一名茲白空同子曰凡物食
物天生相制之義非但力之也駁未必力虎豹虎豹
食鹿豕牛馬鹿豕牛馬見之則驚而尿斯有制之者
非力之罪也如豺小而降虎豹是也在人如君制民
夫制妻在禽如鶡搏兔鵲擊鳶

治道篇四

或問哀帝屢誅大臣而卒不威何也空同子曰人主以無爲爲風有代天之相則百官自正有執法之吏則百度自貞君何爲哉故自用者小侵下者煩煩小之政挾之誅戮則人心離矧哀非正已之君乎賈氏曰廉遠地則堂高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遏者止之之義而揚者彰之之名也火在天上旣無所不照物無遁形善惡畢露使遽賞罰之則四海兆民勝罰之邪又能盡辭之邪故聖人不曰罰而曰遏遏之不遏則罰行不曰賞而曰揚揚之又揚則賞行天命有善而無惡又火在天上故曰順天言有非我者遏之揚之吾何心哉真僞兩在不逆其僞功罪具疑則重其功上之道也羣居而和一君子每蓋數小人陽統陰也私起而爭一小人每害數君子陰賊陽也反復之道也天地能使陰無哉在統之有道耳

衆美容惡羣惡不容美如華屋有穢只見其華而茅茨之下著一雕氣則詫眼難觀矣故衆君子中不無

小人而羣小人內絕無君子故治朝君子七而小人三不害其治而亂世容一君子不得

言治者必曰唐虞何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堯在位一百一年舜在位八十年又禹繼之則二百餘年矣卽有堯舜而年或不及則於變亦難孔子王者必世而後仁謂此也

郊上辛社稷上戊祭孔子上丁戊在丁後故先丁如十日丁則一日戊當先戊而後丁以丁不常十故人鮮知一日之戊弘治間吏部主事楊子器上言戊從

初十之丁則次戊非上戊也時無諳禮者竟寢下行大人以天下爲度書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言度也論相者曰鼻吸三斗醋曰腹內好撐船亦以度言也相必言度者以狹人氣勝也氣勝則偏偏則窒窒則曹天下之務大人恒澄明澄明則鑒物也今人但知宰相包容不知包容中有鑒也不然模稜胡塗亦謂天下之度可乎

天地父母萬物聖人父母萬民其心無一息忘之故孔有莫知之歎孟有不得已之辯卽如父母育嬰兒

有一息忘之耶

莊周齊物之論最達天然亦最害治使人皆知彭殤
孔叵同盡同歸則孰肯自修或又知清濁混沌金石
鏡鑠孰彭孰殤孰孔孰叵肯自修乎故曰害治孔子
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人之病痰火八九老人不宜盡去火虛人不宜盡去
痰去之則愈病斯救世之譬也

書曰汝惟風下民惟草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孔
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政之行風行之也

羽威振華夏陶侃千里不拾遺亦其風耳李斯論囚
渭水爲赤而關東盜愈繁漢武令直指使者誅捕無
道而海內愈擾以不知風耳傳曰知風之自

甘誓以君行故其詞嚴胤征以臣行故其言詳一君
二民之道也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命之天者也天生烝民其命匪
謚秉之人者也命一也蕩之世乃辟乃匪謚乃有初
無終皆詩人疑怪之辭也天不涵爾以酒不義從式
言酗酒者不制之義酒伐德故愆爾止又亂性故無

明晦號呼俾晝作夜者靡明靡晦也斯自事耳非天
涵之也

顛沛之揭者本實先撥也非枝葉之害也治天下有
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也

人無賢愚嗜酒必跲然紂甚是故詩書言酒禍於紂
切也

居上貴寬太寬則弛臨事貴簡太簡則漏故曰寬而
栗又曰居敬而行簡

聖人重祿位者本人情而順天心也天之禍福主德
人之好惡主利孔子稱舜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
其祿又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書曰我有周惟其
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是以名位歆之也詩亦曰爾
公爾侯逸豫無期聖人豈內好爵而外隱約哉民之
所好好之又天以是報德也故今將喬其官則高廣
紅黃夢寐嘉美星命拱吉固知天未始不祿之重也
又曰期人以名位不若勉人以德業空同子曰無其
德無其業無其位無其名即有之幸
耳矣

空同子曰使孔子得位二帝三王之治難哉或問何難也曰堯舜禹之世則有益稷臯契夔龍湯有伊尹萊朱文武有太公周召孔門惟一顏子王佐才不幸而蚤死設使孔子得位則參雍游夏季路輩能爲益稷諸人事否乎以沛中豪傑南陽貴人觀之則佐命未生亦孔子不王之兆也

爲政在人非其人而用之則不官取人以身非其身而取之則不人不人而曰世無人不官而曰世無官有是理哉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

而霸劉基徐達輩固元生之也我

太祖用之而

興世無人邪有人邪

鮑參政曰今欲平治先三要或問何謂三要曰內閣掌印一要吏部尚書一要左都御史一要空同子曰內閣之要大而公吏部之要明而執都御史之要貞而無回大生公公生明明生執執生貞貞無回聞之先生曰銷元氣者苛吏也苛則刻則不恕則怨已凌人則訐人則伺察人譬無疾而藥索五臟之未形

今之弊官不久任 國初臺省不甚通如御史陞按
察僉副或徑陞使使久則入爲左右都副則左右副
僉則左右僉如知府久則陞左右布政使或叅左右
使久則入爲部侍郎尚書等如此則法吏敢持繩糾
之權民吏無不更事之嫌今臺省旣大相通融而任
又弗久也蓋官非良久必敗故今之官吏數遷太相
黃緣求速故私奸易規避大事無了絕途路迎送糜
費甚者一官至民不知姓名去矣猶過客也今又爲
小轉法如知府轉按察副使按察僉事轉叅議等或
年資未應轉又爲更調法如此府調彼府此縣調彼
縣此臬調彼臬此省調彼省等甚者巡撫都御史亦
調法愈巧而官愈廢故曰今弊
古之良久任獲之也漢世爲吏者不長子孫乎凡治
朝皆然

孝廟不立貴妃是時言官有以匹夫之行言者或謂
之謂之者不讀禮者也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
婦有嬪諸侯一娶九女皆廣嗣之道也是故一傳絕
曹志秦秀庾純父子皆切實之才晉武怒而不采郤

說阮种華譚直辯博之士則上第登庸斯取人以身
之證乎

太宗時鄱陽一老儒詆斥濂洛之學上已所著書

上覽之大怒閣臣楊士奇力營救得不殺遣人卽其

家盡焚其所著書空同子曰盛世之君有道哉記曰

一道德以同俗故異言亂政

詔令足以占朝廷言有遺慮則知野有遺賢矣故朝

有王臣則其言王朝有霸臣則其言霸尉佗得漢

書卽徹黃屋奉正朔竇融得光武璽書歎服曰天子

明見萬里孰謂詔令不足占朝廷哉

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如聚財強兵非不爲上然非爲

德援引私昵非不爲下然非爲民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孟子所謂若固有之者註曰不

以位爲樂非也樂者對憂之名不以位樂以位憂乎

旣若固有則憂樂具泯豈必不樂而後爲不與哉獨

言舜禹者以其得天下易也

成康刑措之治召畢壽考夾輔之功也不然康之世

其難哉或曰任之而不疑二王不賢乎

春秋諸侯出告廟則書至則有飲至策勲之禮所以
孝敬而防游佚也聖人之制禮不其微邪是故僖
伯憂如棠
和氣致祥而治世亦蓄天心仁愛之歟乖氣致菑而
叔世亦瑞燈滅必光耳或曰治世菑在朝廷而瑞在
天下叔世瑞在朝廷而菑在天下

續志林

烏山王禕

古稱文章家自漢唐而下莫盛於宋東都歐陽修氏
曾鞏氏王安石氏金時迭起而蘇軾氏於其間爲尤
傑然者也蘇氏之文長於持論縱橫開闢上下變化
無不如其意之所欲言雖其理不能皆純而其才氣
之浩博固將躡漢唐而上之矣余讀其書愛其志林
諸篇議論超卓而文章馳騁殊可喜中心慕之因
其餘論續爲十八篇陳俚樂於金聲玉振之餘厠瓦

缶於夏鼎商敦之末亦見不知量已然而願學之意則庶乎君子有取焉王禕序

周穆王時徐偃王爲國徐去刑爭末事君國子民侍四方者務出於仁義而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焉或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六國盡服矣王不伐楚必事徐楚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此也君子曰仁義天下之本也

自古有天下者由之以興矣未有由之而亡者也謂行仁義而亡者知假仁義之名而不知所以爲仁義者也徐偃王之謂也夫徐處淮之南北而得乎地之中其爲中國患久矣先乎穆王當成王時卽已肆其強暴書所謂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是也後乎穆王至宣王時其馮凌爲尤甚詩所謂徐方驛騷是也當穆王時天下晏安而天子乃無意於天下方乘八龍西遊與王母宴於瑤池之上逸樂而忘返於是偃王時得乘間而起用其籠絡駕馭之小智煦煦以爲

仁子子以爲義以聾瞽東諸侯而諸侯之爭辯者適無所質正乃咸賓祭於徐庭偃王蓋自謂仁義之道爲止於是而王業固可圖而不知所以爲仁義者不在是也故未幾爲天子諸侯所不容而國以遂敗身以遂亡而偃王顧謂吾好行仁義之道以至此也嗚呼藉使偃王誠知仁義之爲道而力行之則民之附之者心必堅諸侯之從之者名正而言順湯武之業可成也其何敗亡之有惟其不知所以爲仁義而徒假仁義之名故不旋踵而敗亡世之論者因以謂湯

武以仁義興偃王以仁義亡興亡雖殊其爲仁義一也嗚呼亦孰知仁義雖一而行之有不同偃王假其名而行之湯武則真知之而行之以無僞者也興亡之效固判然不同矣湯武偃王奈何同年而語哉春秋之時宋襄公欲圖霸亦徒假仁義以爲名與楚人爲弘之戰曰吾文王之師也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一戰而敗國以幾亡故宋襄公之仁義卽徐偃王之仁義也一則假以謀王而不成一則假以圖霸而不就皆假其名而不知用其實者也或曰齊桓晉文亦

假仁義者也而其霸業以成何歟曰齊桓晉文之於仁義善假之者也假之而善故其業以成偃王襄公則慕仁義之名而不善假不善於假其敗亡也固宜此又其得失之所由分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鄴鄴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于洛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君子曰周之東遷非過也

謂周自東遷而益衰可也謂國東遷而致衰不可也周居鄴鄴鄴在西故謂洛爲東都自武王遷九鼎于洛固已有意於經營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於是乎十洛以建邑而郊丘社壇宗廟市里無乎不備是固以洛邑無可都矣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據函崤界蜀隴邪則東有成臯西有殽黽背河向伊洛其固有之守也謂洛邑土地不如西周爲天下土腴邪則左伊右瀍沃衍可以富也而况天下之中實維洛邑陰陽之所和南北日晷於是而取正道里之所

均四方諸侯於是而取則是則雒邑曷嘗不可以爲
都也以書攷之周公告成王使居新邑以爲治王因
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是成王當至洛邑
事蒸祭矣以詩攷之宣王徵車馬備器械會諸侯于
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是宣王又嘗至洛邑會諸侯
矣然則平王之遷洛得非先王之遺意而豈可謂其
失計乎藉使周因東遷而致衰則曰蹙國百里已非
一日西交侵有甚於伐凡伯南征不復有甚於
問鼎重輕豈至平王以後而然耶蓋周自厲王之亂

王室板蕩不有宣王以中興之吾見其不待東遷已
無周矣宣王之後幽王失德王室又大壞使平王不
遷周其將不衰乎使文武而東遷周其有不興乎是
周之所以衰因無令王以振興之初不以遷故也且
堯都平陽而舜遷蒲坂禹又遷安邑商自契至湯八
遷盤庚五遷是唐虞夏商之都罔有定止蓋屢遷矣
奈之何獨以周之東遷爲失計耶遷都之義曰洛邑
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則都洛
本可以致興而所由致衰者固在於不德也周以後

漢世祖都洛矣而延祚二百魏孝文又都洛矣而太和稱治有德而都洛無有不興之理此古今之所同然者然則周有天下傳主三十七而平王以後凡二十四主歷年八百六十有七而東遷之後猶五百二十八年平主之東遷其果失計乎哉

漢高帝既定天下謂群臣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于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君子

曰知人善任使此帝王之畧也夫以高帝之雄姿大度而當其任使者又皆天下之才其取天下也固宜矣方其與項籍俱起叛亡逐秦鹿蚌鷸相持者八年高帝之命懸於籍手數矣而籍卒以敗亡者籍專爲暴高帝務爲寬大故也高帝之入咸陽也秋毫無所犯籍至火而屠之暴與寬大異超如此楚漢興亡於是已決况籍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而高帝則攬一時之英豪而御之如所謂三傑者皆天下之才也而用之各能當其才及其成功且曰吾不如焉是可謂知

人善任使有帝王之畧矣其得天下不亦宜乎雖然高帝固善知人爲可尚抑所以任使之道則未免持駕御之術以束縛馳驟之蓋有無足多者當韓信爲治粟都尉蕭何數言其奇而高帝故不用殆欲激之使亡爾旣亡而追得之則信以爲必死矣反遽拜之爲大將使其以任遇太重爲過望效死以酬恩不復叛而信遂謂漢遇我厚也此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酈食其爲漢謀撓楚欲立六國後高帝非不知六國後不可立也而以問良是特以嘗其心焉耳蓋良始

惟爲韓報仇又嘗說項梁立韓諸公子橫成君成爲王而已爲韓司徒而後又自褒中去漢而歸韓高帝恐良終爲韓不爲漢故因疑其謀以嘗良豈果不知六國後不當立哉而子房固且力陳其難以爲不可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蕭何與高帝同起事膺專任守關中漢廷諸臣功無與比盛高帝恐其脫自驕以取禍故遣卒爲衛又繫之廷尉以抑折之使自謹守以保令終非誠疑何也設誠疑之則已以待韓彭者待之矣而何至自汙以求免此又在其術中而

不知者也嗟乎三子者皆人傑然役於高帝術中而皆不知而高帝既知三子之爲人傑矣乃徒以術御之不復知有忠信之爲道君臣之際其不俱可惜哉且吾聞之舜之於十二牧武王之於十臣其君臣之相與無非忠信之道焉上以誠求下下以誠事上元首股肱視同一體烏有所謂相持之術哉嗚呼此古帝王之所以爲盛也高帝非不得天下也然其君臣之際如此其不有媿於古帝王也夫

高帝六年叔孫通徵魯諸生起朝儀魯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君子曰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彼以爲禮樂矣而吾謂非禮樂何哉彼徒知其文而非其本之謂也記曰禮者天地之別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又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孔子之論以爲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之論先之以仁義而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

二者是也此禮樂之謂也夫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聖賢之治身卽其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也是故可斯須廢者而必俟乎百年亦何其迂之甚也是故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其可損益因革者文也故忠變爲質質變而文繼文者不能保其不變也夏變而濩濩變而武繼武者亦不能保其不變也此皆文之謂也至論其本則古今一而已矣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也吾故曰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之謂也自兩生創是說而漢儒悉宗之終

漢之世禮樂之說紛如而其大槩則正朔也服色也辟雍也井田也封建也雅樂也是皆帝王經制之具而掃滅於暴秦者有王者作固當修而明之然漢之賢君莫如孝文漢興至是已及百年禮樂之興維其時矣而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則謙讓以爲未遑惟以德化民故海內安寧烟火萬里成康以後稱治者莫加焉至武帝而改正朔矣議明堂矣至成帝議立辟雍未作而王莽作之矣至哀帝而詔定雅樂罷淫聲矣此三君者其於致治何如也自

漢以來千數百年之間有爲之君臣於斯數者未嘗
不講明之其說易通而易行者正朔服色也言人人
殊而或行或不及行者明堂辟雍雅樂也其說雖多
而終不可行者革之而皆足以爲一代之治則其爲
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也明矣禮樂之文無與於治道
也明矣蓋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而輕詩書叔孫通鄙
儒也因拔劍擊柱之事將肅朝儀以止喧嘩乃進儒
者可與守成之說夫肅朝儀以綿蕞從事其事至末
也而通以爲儒者守成之事兩生以爲興禮樂之事

嗟乎儒之爲儒禮樂之爲禮樂止是而已乎至隋文
中子講道河汾謂其徒魏徵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
達然逢明主必愧禮樂及聞江都之變曰道廢久矣
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十年平之十
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其後唐太宗與房杜論興
禮樂曰禮壞樂崩朕甚愍之有志不就古人攸悲時
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徵與房杜皆慚悚而退
是數公者可謂興王之良佐而明於古今之治體矣
雖未嘗以改法立制自任至論其輔佐之實則房杜

之彌縫魏之諫諍皆人臣之所難烏在其媿禮樂也
是故以征伐取天下者莫如湯武湯造邦之初誥其
臣下曰無從匪彝無卽愆滯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
禮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此樂也武下車之初列爵
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蒞事惟能此禮也大賚于
四海而萬姓悅服此樂也然則革命不崇朝而禮樂
行乎其間亦烏待於三十年之久乎故吾以謂兩生
之所謂百年文中子之所謂三十年皆徒論禮樂之
文而非達其本者也嗟乎彼兩生不足道也文中子
動以聖人自擬而立論若是幾何而不爲叔孫通也
哉

光武遭漢中衰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而乃
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繼以明章
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
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自三
代旣亡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君子曰國
家風化之成非一人之爲一日之積也爲之非一人
故行之也無弊積之非一日故守之也有素此所以

既成而益隆愈久而不替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始於
文武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
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
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天下繼以成康持
盈守成世篤忠厚當其時風俗之隆比屋可封蓋垂
裕乎八百年之久此豈一人之爲一日之積哉成周
之後言風化之美者無如東漢矣然非光武躬行於
其先明章繼志於其後皆敦尚經術修明儒學以爲
務則其效之所至亦豈能底于極乎是故自建武

永平以至于建初永元上而朝廷下而鄉閭莫不以
名節相砥礪而不肯一毫苟且以自詭相師成風翕
然無間此其俗習之美雖其比隆於成周可也及乎
元興以後闔閭擅政而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
材顧望不知所爲而漢已失其操柄綱紀大壞矣然
在位公卿大夫有若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
之徒皆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戮力用公義
以扶其危直道正言分別其是非白黑不少回撓至
於勢有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而其執彌堅其行

彌厲志雖不就而其忠則有餘天下之士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如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咸立私論以救其敗闕而其甚者至於解印綬弃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或且以不得與其死以爲恥以故百餘年間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而猶莫不以尊漢爲辭雖以曹操之姦雄擅強大覬非望乃至沒身不敢廢漢以自立豈不以名義有在知所畏避而自抑乎嗚呼尚論兩漢之習者西漢必曰經術東漢必曰名節抑豈知經術者固名節之本而名節

之爲效其有係於國家天下者爲尤重如是夫程子之言曰後漢名節成於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道矣司馬公之言曰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惟明智之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爲益之大而收效之遠也至哉言乎其政治之龜鑑矣乎

曹操權勢日隆董昭言宜進爵加九錫以彰殊勛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

擊孫權請或勞軍因輒留或以待中光祿大夫持節
叅丞相軍事或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君子曰篡逆
之人將欲奪人之國家必擇正人賢士人望所屬而
意與已忤者從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
惡之不遂也曹操之殺荀文若是已夫文若飲藥而
死蓋自殺也而謂操殺之何哉蓋文若雖自殺而致
其自殺者操也雖謂操殺之可也嗚呼君子不幸而
處國家亂亡之際而欲自立於其間適足以殺其身
而已爾雖欲明哲保身有不可得若文若者亦何其

不幸也且文若可不謂正人賢士者歟當漢之亂豪
傑並起文若以爲曹操者庶幾可以圖大事定國家
故從而佐之凡其與操謀所謂大順大畧大德者大
抵皆匡朝寧國之事豈嘗與謀篡漢哉而不知曹操
者天下之姦雄懷其鬼蜮之智雖外示恭遜而篡漢
乃其本心彼董昭逆知其本心者也九錫之謀有以
中其心之所欲矣文若雖賢而智不足顧謂曹公秉
忠貞而守退讓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不亦有忤
其心乎智不足而節有餘不殺其身不止矣操見平

時文若所與言未嘗逢其志及圖九錫而又忤其志使文若而在將已之志不得終成其殺之也固其所矣是故文若死操之惡遂成明年而九錫加及孫權稱臣稱述天命而操以爲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操死子丕遂篡位而且以舜禹自居矣嗚呼世豈有是等文王舜禹也哉朱溫將篡唐欲以優人張廷範爲太常卿裴樞持其事樞等朝廷宿望溫以爲小事猶不已從必不肯聽已取天下故肆其誅鋤白馬之禍樞等無遺類矣曹操之篡漢朱溫之篡唐其惡一

也操之殺荀彧溫之殺裴樞何其所爲之相類耶吾是以知篡逆之人欲奪人之國家者必擇正人賢士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惡之不得遂也嗚呼以操久蓄無君之心加有大功於天下其移漢祚不啻如反掌文若縱忤已其力豈足以沮操當是時國之后戚朝之忠良殺戮畧盡畱一文若夫亦何害而操曾不能少容焉文若則死矣而不知篡魏之司馬懿已擬其後而不察也害能加於其所易制而明不足以料其所難圖烏在曹操之爲智哉懿旣制

魏國命子師及昭竝秉重權而昭子炎遂以代魏當其時王陵以壽春欲討懿而不克文欽母丘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欲以壽春誅昭而不成巨姦之鋒夫人將嚙之然人知司馬氏專魏而不知養成其惡者由操之不智也故夫司馬氏於魏猶曹氏之於漢而已耳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未有不仁而得天下者也又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有天下者盍亦鑒觀之乎

唐太宗有天下貞觀之間天下大治外薄嶺海戶門

不閉行不齎糧米斗三錢歲斷死獄僅二十有九蠻夷君長咸襲衣冠帶刀宿衛太宗歎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旣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或曰太宗烏在其爲仁義也太宗之爲君大抵仁不勝其武義不勝其利者也當其以英武之姿而舉義師於弱冠之始一戰而定東都再戰而下河北以至取江陵舉黎陽攘群盜如振槁拉朽其有天下如運諸掌視成湯之拯民似矣而陽尊隋以爲名則何異晉文河陽之尊周北撿頡利西滅高昌以及破吐谷渾降薛延陀衣

冠其人郡縣其地視武王之通道似矣而高麗之征垂老而不厭則不及齊桓召陵之伐楚太宗之用武果三王之義乎囚至五覆罪至三訊視古人聽獄之辭則審矣而張蘊古之死則未免於濫殺除斷趾之法去鞭背之刑視古人肉刑之制則輕矣而李君美之誅則未免於濫刑太宗之用刑果三王之仁乎蓋其好大喜功志慕高遠而學問之道有未充故其設施制度綱紀雖有足觀而平生所爲類皆假仁義以濟其功利之私烏在其爲仁義也君子曰三代而下

賢聖之君無如太宗矣而顧猶不足焉春秋責備之意其母乃已甚乎夫論仁義之本太宗雖若有愧論仁義之功太宗不可謂不盛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然則太宗雖未可以性之許之而亦豈可以假之議之哉不然仁義之效大矣太宗行之何其易致而速成如是也蓋仁義之於天下如饑渴之於飲食人情之所同欲也其所以同欲由人心之所同有也況當天下大亂之餘斯民新脫於水火綏之以仁撫之以義尤易爲尤故其行之數

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自厚幾至刑措天下翕然而從化如影響之從形聲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其爲效易致而速成曾不待乎必世百年之久不謂之盛可乎太宗之所以致是者非其身之而孰致之乎使太宗行之以無倦雖至於由仁義行可也而謂其徒行仁義可乎而况謂其假仁義不亦過乎且自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自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文武以後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其治天下之效如此然而猶以其所未至而責備之不得與先王並是則文武之前率五百餘年而遇一治世文武之後千有餘年而猶未遇願治之君也是不亦責人終無已乎嗚呼唐有天下更十八君垂拱百年其間蜀道關陝奉天之幸唐之幾亡者數矣而天下終復爲唐焉是則太宗仁義之效益不可誣而行仁義之功果何負於太宗哉

魏徵嘗言於唐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無俾臣爲忠臣也君子曰人臣委質以事君其義一也而以

爲有良臣忠臣之異者則以其君有道無道有不同
焉耳人君有道人臣直道以事之而得明哲以保身
故謂之良臣君臣之名兩全而無失此處君臣之常
者也人君無道人臣不容於直道而殺身以殉之故
謂之忠臣君臣之名兩敗而不全此處君臣之變者
也是故有禹湯文武之爲君則臯陶伊尹周召之流
因而爲良臣有夏桀殷紂之爲君則龍逢比干之流
因而爲忠臣嗚呼使其君爲桀紂而已爲龍逢比干
之爲此豈人臣之所願乎宜乎魏徵拳拳焉以爲太

宗告也且三代而下受諫如太宗之爲君盡諫如魏
徵之爲臣可謂各極其志無媿乎君明臣良者矣而
徵猶爲是言何哉嗚呼此政徵之所爲善諫者也徵
之意以謂君有道則臣得爲良臣君無道則臣必爲
忠臣願陛下爲有道無爲無道苟爲無道則臣將必
爲忠臣矣是殆欲繩其君使不得爲無道云耳不然
則忠良雖異稱要皆美名而徵亦何擇焉蓋徵非爲
其身謀實爲其君計藉令其君以無道見醜於天下
後世而已獨以忠節聞孰與君都顯號臣荷美名而

臣主之善兩立也抑徵之爲是言蓋亦深知太宗之
足以爲有道矣苟太宗果不足與爲有道也則與龍
逢比干游於地下徵其寧有貶哉幸而太宗力致貞
觀之治而終爲有道之君雖徵之所以諫之者非一
端安知非忠臣良臣之論有以啓之也雖然良臣未
始不爲忠而忠臣未有不爲良者也徵之此言抑有
所矯而言之世有庸回之臣韋脂塞默惟以持祿固
位爲務者將必坐視其君之昏愚暴戾而無所匡救
因據魏徵良臣之言以爲解卒致臣主有兩敗之禍
嗚呼此又徵之罪人也哉

